電機二甲 B10112022 許哲銘--正義的決定

**人物介紹：**

鄭文願: 28歲，政治大學，法律系碩士，目前攻讀博士班；目前在律師事務所擔任律師助理；父在他出生前幾天過世，之後便與母親相依為命；為人剛強正直、有時候有些固執；在大學時期曾大力推動學生社會運動；畢業後，投入法界，在事業上備受期待，但代價是也為了事業開始向一些事情妥協，直到最近母親過世後，又再次遇到學弟汾陽，加上遇到退伍軍人，查老先生，他開始思考著自己的正義……。

林汾陽: 26歲，台灣大學，政治系研究所碩士生；為目前學生社會運動執牛耳者；文願大學時期的學弟，為人冷靜理性，思緒清楚，非常不信任媒體，認為媒體只是政府用來壟斷人民視聽的工具而已；十分尊敬文願，但最近似乎瞞著文願在計畫著甚麼……。

陳皓擎: 23歲，清華大學，社會系研究所碩士生；學生社會運動的意見領袖；與汾陽同為學生社會運動的領導者之一，透過汾陽認識了文願；因為文願在大學時期大力推動學生運動，而把文願當作自己的大前輩；個性直耿豪爽、常衝動誤事。

查老先生(查傅俊): 85歲，退伍軍人，曾任陸軍上校，年輕時隨國民政府來台，對於學生們所謂的”社會運動”嗤之以鼻，認為這些學生只是社會動亂份子，十分尊敬先總統 蔣公，說話時常加上”蔣委員長曾經說過…”；最近成為文願的鄰居，在別人眼中只是一個操著上海口音的固執老頭；和文願一見如故，將文願視為自己的孫子，時常纏著文願說自己早年的故事。

關老師(關政渠): 65歲，在政治大學任教，為文願和汾陽的恩師，十分支持汾陽學生社會運動的理想，當時文願仍在大學期間也非常鼓勵他表達自己的意見給社會知道；曾在美麗島事件引起的一連串事件下被捕入獄，判刑7年。

**故事大綱：**

　　文願忙進忙出的處理著母親過世的事宜；他這麼想著，也許讓自己忙一些就可以稍微忘記母親過世的難過了，前來致喪的親友一個個站在家裡互相寒暄或是和自己表示節哀；忙到深夜，最後一批致喪者也離開了。

「叩叩─叩叩──

　　敲門聲響起，文願透過貓眼看到門外站著的是兩個年輕的臉，一個帶著大眼鏡穿著軍風衣是自己的學弟汾陽、一個穿著黑色Ｔ[恤](http://www.101.com.tw/design-index.html)的則是自己不認識的年輕人，文願打開門讓他們進來。

「學長好久不見了，很抱歉在今天打擾你，對於你母親的事請節哀。」汾陽依舊以理性冷靜的清晰口條說著類似開場白的話。

文願強打著精神說：「沒關係，怎麼這時候來？這位是？」文願打量著眼前的黑Ｔ[恤](http://www.101.com.tw/design-index.html)青年，又再轉回頭看著汾陽。

「他是我的同伴，叫做陳皓擎，是清華大學的學生；今天來找你是想問你，學長還記得我五年前跟你說的事情？」

文願先是想了想，然後搖搖頭，表示自己不記得。

「是這樣的，我們對現在的政府很不滿意，我們想知道你願不願意幫助我們？」

．．．．．．一陣沉默。

文願突然想起了五年前那天汾陽對自己說的話，淡淡地說「我已經不是學生了，再者我還有工作要…」

「碰──碰──」門被用力的槌打著伴隨著蒼老的上海腔「文願啊！開門啊！我是查老啊！」。

「我們改天再來好了。」說完汾陽和皓擎就起身開門和查老先生擦身離去。

「我們會再來的。」

　　查老先生，看著汾陽和皓擎隨口碎念了一句「這兩個遲早會讓國家出大事的」

「查先生怎麼現在來？」文願起身扶著年邁的查老先生坐到沙發上。

「我今天啊，來跟你說個故事，是我當年參與二二八事件的同僚告訴我的。」

三個月後……

　　文願寫了一整天的訴狀累個半死，下了班還沒進門，就被查老先生拉進他家。

「文願！你看電視啊！那群兔崽子可真給搞出個大事啦！我早說那兩個小子會鬧事的。」

 文願驚訝地看著螢幕；螢幕上是一群憤怒的學生和警察衝突，立法院的牌匾被砸落地上，桌椅疊成的拒馬緊緊靠在門前阻擋著警察進入，向日葵被擺滿了主席台，立法院被佔領了！而且畫面正中央的正是林汾陽和陳皓擎兩個人正拿著麥克風指揮著群眾們。

 查老先生一邊指著螢幕一邊罵說「你瞧瞧！連 國父的像也給貼東西上去！真不像樣！在我們那時候早給人斃了！」

 文願趕快撥電話給自己和汾陽的恩師，關老師。

「文願怎麼啦？」

「老師你看新聞了嗎？」

「看了。」

「汾陽他們在幹些甚麼啊！這是違法的阿！被抓到不知道會怎麼樣！」

「是阿，但你想想，就像你認為法律是正義，但汾陽他們也是在做著自己的正義，正義對每個人都是不同的。」

「但再怎麼說，佔領立法院都是不可以的阿！」

「是不可以，因為立法院是表現民意的地方，但是如果民意不能伸張，立法院又是為何而存在的呢？汾陽他們只不過想表達自己的訴求罷了。再者愛因斯坦不是說了嗎“這世界不會被那些作惡多端的人毀滅，而是冷眼旁觀、選擇保持緘默的人。”」說完關老師就掛上了電話。

 文願坐在沙發上看著眼前的畫面，腦中愛因斯坦的話一直打轉著，一旁的查老先生依舊是吼著「這些學生讀了那麼多書，不願意替國家效力還搞的動盪不安，有甚麼用！」

「這還有正義嗎！」

**傳達的理念：**

 當兩方人的正義產生衝突，或是法律無法在保護人民，決定正義的人是誰？是權貴？是武力？還是多數決？

 面對不公，是否有起身抵抗的勇氣，隨著時間，你的勇氣或是熱情是不是被慢慢減滅了?或是仍保持著本心？

 現在社會有很多人不滿現狀，也有人像是查老先生一樣永遠相信著國家，而起身對抗是正義？或是捍衛法條才是正義？

 這不得而知。